

醒世姻緣傳

中

明

西周生
輯著

風流浪學狂。肆身無矩度，香
晚，呼朋綠蠟忙。李招搖盤酒肆，叱叱
馬飾，軍妝豹作裳。國調詞無雪白，評且有
老，依強慣侮良。放利兼漁色，身家指日

子之世，和氣熏蒸，出生一種麒麟仁獸，雄者爲麟，雌者爲麟。那麒麟行路的時候，他揀那地上沒有生草處，沒有生蟲的所在，方才踐了行走，不肯傷害了一草之微，一物一蟲之性。這麒麟雖然是聖王的祥瑞，畢竟脫不了禽獸之倫。人爲萬物之靈，稟賦天之真氣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萬物是我的同胞，天地不能在萬物身上遂生復性的。我還要贊天地的化育，別樣那樣至誠的聖人，不特成爲大人，還要附成禹舜。務使天堯蠢動，物物得所，這才是那至誠仁者的心腸。若是看得萬物不在我胞與之內，便看得人也在我一膜之外，那還成個大人！所以天地間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惡，恨他吃人；惡蛇毒蝎，尾能螫人；再有老鼠能穿屋竊物，咬壞人的衣服鞋帽；再是蜘蛛正天精地華，有幾般毒物，即使在大羅天佛祖世音菩薩面前，也不肯散死，却也沒甚罪過。若除此等幾種惡物，其余蟲獸，鱗介昆蟲，無害於人，何故要把他們看成是異類，天地看來都是一樣生機。也不單道這

狗結草、馬垂繩、龜獻寶的故事，只說君子生心，此心自應不忍。把這不忍的心，

漸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這心，

漸至殺牛；殺牛不已，漸至殺人。

唐玄宗、唐明皇、唐肅宗殺到親生的

白眉？正是要將殺機不顯，

殺到自己刀的心。所以人家



中华书局

中 华 版 古 典 小 说 宝 库

圖序基準圖

卷四



精 校 精 注 辛 丑 十 行 本

醒 世 姻 缘 传

中

西周生 编著

李国庆 校注

中 华 书 局

目 录

校注说明	1
弁语	1
凡例	1
引起	1
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1
第二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16
第三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29
第四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	41
第五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54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67
第七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80
第八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鹤突休妻	93
第九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螺报怨狠投词	110
第十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123
第十一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136
第十二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150
第十三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166
第十四回 图圈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179
第十五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190

目 录

第十六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202
第十七回	病疟汉心虚见鬼 默货吏褫职还乡	215
第十八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228
第十九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割双头	240
第二十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254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270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扁旌贤	282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儂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298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310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321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333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其来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344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356
第二十九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368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382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395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粜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407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棍中遗便	420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	435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	448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	461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	473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	485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	497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	511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做新妇	526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539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552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	564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579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592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	605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618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	630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咸主簿瞎话欺人	644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	655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667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	680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	693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饔飧食店 童奶奶忿惠庖人	706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	718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恶报	730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眼游营	742
第五十九回	孝女子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	754
第六十回	相妗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	766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	779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诳语辱身 张茂实信嘲殴妇	791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	804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	817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陪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	831

目 录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捱椎	844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857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	872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	885
第七十回	狼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	897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	910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	922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	935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超度生夫	948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钱行	961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	975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风老婆撒极上吊	987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宁承古诈财捱打	1000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	1013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	1025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	1039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	1052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	1065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	1078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赚留家	1092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	1104
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泼投河 权奶奶争风吃醋	1116
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	1130
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谤夫造反 顾大嫂代众降魔	1144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	1157

目 录

第九十一回	狄经司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	1170
第九十二回	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	1183
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两口焚修 峰山神三番显圣	1196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万里亲征 狄希陈一惊致病	1209
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数年积恨 希陈捱六百沉椎	1221
第九十六回	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	1234
第九十七回	狄经历惹火烧身 周相公醍醐灌顶	1247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劝人为善 薛素姐假意乞怜	1260
第九十九回	郭将军奉旨赐环 狄经历回家致仕	1273
第一百回	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	1286
附录:《醒世姻缘传》版本新探		1299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1]

身世百年中，泛泛飘蓬。床头堆积总成空。惟有达观知止足，清白家风。可笑嗜财翁，心有钱虫。营营征逐意忡忡。觅缝寻头钻鸭子，不放些松。

——右调《浪淘沙》

那求仙学佛的人虽说下苦修行，要紧处先在戒那酒、色、财、气。这四件之内，莫把那财字看做第三，切戒处还当看做第一！我见世上的人为那酒色气还有勉强忍得住的，一犯着个财字，把那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且都丢吊一边。人生最要紧的是那性命，往往人为了这财便就不顾了性命，且莫说管那遗万年，千人咒骂。若是这财，丧了良心，涂抹了面孔，如果求得他来，便也只图目下的快活，不管那人品节概的高低，倒也罢了。谁知这件财字的东西忒煞作怪，冥漠之中差了一个财神掌管，你那命限八字之中该有几千几万，你就要推却一分也推却不去；你那命里边不是你应得之物，你就要强求分厘毫忽，他也不肯叫你招来；你就勉强求了他来，他不是挑拨那病鬼来缠他，乘机逃在那医人家去，或是勾引孽神琐碎，他好投充势

要之家，叫你分文不剩，空落一身狼狈。

当初尉迟敬德^①在那隋末的时候，还做那打铁的匠人，空负了满肚的英雄，时运不来，且要受那凄凉落拓。一日五更起来，生了炉火，正要打铁，只见一个人长身阔膀，黑面虬髯，好似西洋贾胡一般，走来要尉迟敬德配一把锁匙。尉迟敬德认了他一认，问说：“我侧近边曾不见有你这人，若是外来的远人，如何得来的恁蚤？”那人说道：“我是财神，掌管天下人的财帛；因失落了库上钥匙，烦你配就。”尉迟敬德说道：“我如此一条猛汉，这样贫困，在此打铁为生，口也糊他不足。你既系财神，何不相济？”财神说道：“你是大富大贵的人，但时还未至。我见与你看守一库铜钱。你若要用，约得若干济事，你可写个支帖交我，我明日送到这村东柳树下堆垛，你五更去取便得。”尉迟敬德取过一张纸来，正待要写。那神说道：“帖上不必书名，你只写鄂公支钱若干即是。”尉迟敬德问说：“你可以与我多少？”神说：“脱不了是你应得之物，多少任意。”尉迟敬德说：“我只取三百万。”写完帖，交与了那神，作别而去。次夜五更，尉迟敬德起来，走到村东柳树底下，只见山也似的一大堆钱。尉迟敬德每边肩上自己抗了二三十吊，走到家里，叫起四邻八舍同去与他抗钱。内中有乘机窃取的，或是缠在腰里，或是藏在袖中，那钱都变了青竹蛇儿，乱钻乱咬；也有偷了家去的，都变成了蛇，自己走到敬德家中。惟其成了活钱，所以连看守也是不必的。敬德得了这股财帛，才有力量辅佐唐太宗东荡西除，做了元勋世胄，封了鄂公，赐了先隋的一库铜钱。开库查点，按了库中旧册，刚刚的少了三百万。又掀到册的后面，当日敬德写的张票都在上边。

^① 尉迟敬德：名恭，唐初大将，被封为鄂国公。所述故事见于《逸史》。

看官听到此处，你说这财帛岂可强求？所以古来达人义士，看得那仁义就似泰山般重、看得财物就如粪土般轻，不肯蒙面丧心，寡廉鲜耻，害理伤天，苟求那不义的财帛。至于遇着甚么失落的遗金，这是那人一家性命相关，身家所系，得了他的未必成用，断是人祸天灾。人到这个关头，确乎要拿出主意，不要错了念头，说“可以无取，可以取”的乱念，务必要做那江夏的冯商^①。若说常有人家起楼盖屋，穿井打墙，成窖的掘出金银钱钞，这其实又无失主，不知何年何月何代何朝迷留到此，这倒可以取用无妨，不叫是伤廉犯义。

有那样廉士，不肯苟求：

管宁合华歆^②锄地，锄出一锭金子。管宁只当是瓦砾一般，正眼也不曾看，用锄拨过一边。华歆后来锄着，用手拾起，看是金子，然后撩在一边。旁人就看定了他两人的品行。果然华歆后来附了曹操，杀伏皇后，废汉献帝；管宁清风高节，浊世不污。

一个羊裘翁，五月热天，没有衣裳穿得，着了一领破羊皮袄，打柴度日。路上一锭遗金，有一个高人走过，把那锭金子踢一踢，叫那羊裘翁拾了去用。羊裘翁说：“你曾见五月里穿羊裘的人是肯拾人金子的么？”他的意思说道，既是肯拾金子的人，实是无所不为、蝇营狗苟的了；既是无所不为、蝇营狗苟，这五荒六月，断然就有纱衫、纱裤、纱服、纱裙、纱鞋、纱袜的穿了，何消还着了羊皮打柴受苦哩？

这都也还是须眉男子、烈气的丈夫，不足为异。还有那妇人之中，大有不凡识见：

一个李尚书名字叫是李景让，两个弟弟，一个叫是李景温，一

① 冯商：古戏曲中人物。有盛德，生子冯京，连中“三元”。明人戏曲《三元记》、《天锡福》等都演这个故事。

② 管宁合华歆：皆三国魏人。事见《世说新语》。

个叫是李景庄。三个小的时候，死了父亲。他的母亲还在中年以下，守了三个儿子过日，家事甚是萧条。一年夏里连雨，灌倒两堵高墙。止了雨，叫人整理，墙脚掘出一只船来，船中满满的都是铜钱，请了那李夫人去看。夫人说道：“这是上天怜我母子孤寡，以此相周；但系地中掘出，所用无名，终是不义。若上天见怜孤寡，三子见在读书，使各自成名，把此钱作为后日俸禄。”仍叫人依旧掩埋，上面垒了墙界。后来果然李景让做到尚书，景温、景庄官居方面。

看官听说，你道我说许多话头作甚？如今要单表狄员外掘藏还金的事情。

却说狄员外与薛教授合请了程乐宇教他两家子弟，在他隔壁新买的一所闲空地基盖造书舍，俱已盖完。狄员外看了人在那里打扫，恰好正冲书房门口一株玫瑰花，半枯不活的。狄员外说：“这株朽坏的花木不宜正冲了书房，移到他井池边去，日日浇灌，或者还有生机。”叫人掘到根下，只听的砉然一声，掘将起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沙坛，坛内满满的都是铜钱，钱下边又是大小块锭不等的银子。

狄员外道：“早教杨春自己掘得，这房基也不消卖了。我想人谋不如天算。那一年发水，家家都被了水患，偏我得了许真君的护佑，家财房屋一些也没曾冲去。受了这样的护持，还不做那好人，图那不义之财作甚？我这有饭吃的人家，得这点子东西也显不出甚么富；若是杨春这穷鬼得了，这个就是他富家哩。使了不上八两银子买了这地铺，刚刚的才五六个月，得这望外的浮财，一定不好。”主意拿定不要他的，使人叫了杨春来到。

杨春说：“狄官人，我听见人说你在地铺子上掘了些东西，你使人叫了我来，莫非要分些与我么？”狄员外领了他看，说道：“这不够

你方便的么？”杨春说：“有了这些，自然方便，但我那里有这造化？这株玫瑰花是我种的，我难道没刨这地？却怎么掘他不着，偏是狄官人你就掘着了？可见这是你的造化。”狄员外说：“这原是你的地铺里东西，你自拿去买几亩地，过日子去。那年水不冲我的，就是龙天看顾，还希图这个做甚？”杨春道：“你说的甚么话！我一个钱卖已你，清早写了文书，后晌就是你的物业，你掘几千几万，也就不与我相干了。况且文书写的明白，土上土下尽系买主。如今待了这许多时，连房子也都盖了，掘出东西，叫我拿去，也没有这理。你老人家有仁义，为我的穷，你分几吊钱已我，我替你老人家念佛；你一个钱不分已我，这是本等，我也只好说我没造化罢了，也没有怨你老人家的事体。”狄员外道：“这东西是我自己掘出来的，又没有外人看见，我藏过了不说，谁人晓得？我既叫你来，这是我真心与你，我决意不要的，你快些收拾了回去。”

杨春只是求分，狄员外只是全与。杨春说道：“我这一个穷人，骤得了这许多银钱，就是无灾，一定有祸，不如你这有福气的得去了，些微分点与我，倒是安稳的营生。”狄员外道：“你得了这个，就是造化到了，那里就担架不起？你得了这个，只是往好处里想，行好事，感激天老爷，神灵自然就保护你了。你若只往不好处想：‘我曾问某人借二升粮食，他不给我；曾问人借件衣裳，他没应承，我如今怎么也有了钱！’指望就要堵人家嘴，穿好的、吃好的，这可就是你说的那话，没灾也有祸了。”杨春道：“你老人家教诲的极是！只是我怎好都拿了去？也要消受。”

狄员外就叫掘地的那个觅汉：“你就与他抬去。”又对杨春说：“这是他掘出来的。你待谢他些甚么，这却在你，这个我不拦阻。”杨春方才与狄员外叩头作谢，说道：“如今世上的人，谁是你老人家

这心！人只说是天爷偏心，那年发水留下的，都是几家方便主子。我掐着指头儿算，那留下的，都不是小主子们歪哩。象你老人家这心肠，天爷怎么不保护？”狄员外说：“你得了这点子东西，白日黑夜的谨慎。如今咱这里人都极眼浅，不知有多少气不上的哩！还有一件：那乡约秦继楼合李云庵，这两个歪人，他也只怕要琐碎你。你可招架着他。”杨春道：“大官人，你说的极是！我仔细着就是。”

那个冤汉寻了绳杠，络住那坛，合杨春抬到家去。杨春的母亲合他媳妇见抬了一个坛去，说道：“怎么？叫了你去，分与了一坛酒么？”杨春说：“可不仔么？叫我说着没极奈何^①的，给了我一坛薄酒来了。“二人抬到屋里，他娘合媳妇子方才知是银钱，说：“他掘了多少？就分这些给你？”杨春说：“就只这个，都给咱来了。”拿了一个小荸箩，倒在里面，也只好有二三十来吊的钱，二百两多银子罢了。

杨春拿了七八拿钱放在那冤汉袖里，又拣了两块够十来两的银子与那冤汉。那汉又自己在荸箩里拿了又够十来两的两块，说：“这直当的^②买二亩地种。你给我的那点子，当的什么事？”说着，往外就跑。杨春往外赶着说道：“你怎么就去了？沽一壶咱吃钟！”冤汉说：“大官人还等着我做甚么哩，改日扰你罢。”家去回了狄员外的话。

狄员外道：“他分了些给你？”冤汉说：“给了我七八拿钱，够十来两银子。叫我又自己拿了他两块，也够十来两。”把那银子钱都倒在地下，数得钱是二千五百三十四文，银子共秤了二十一两四钱。狄员外说：“便宜你这狗头！这就是你一生过日子的本儿。你

① 没极奈何：亦作“没及奈何”，即“无可奈何”。

② 直当的：即“值当的”，值。

拿来，我替你收着，到了你手里就打伙子①胡做，也罢，把那钱的零头儿给了你罢。”那冤汉彼时喜喜欢欢的谢过去了。

再说杨春得了这些物件，倒也狠命的听那狄员外的教训，着实的谨慎。但小人家的过活，浅房浅屋的去处，家里又有两个不知好歹的孩子，摇地里对了人家告讼，说他家有一坛银钱。那日冤汉与他抬了回家，多有人看见；又兼狄家的冤汉伙伴不曾分得银钱的，心里气他不过，到处去彰扬，不止他本村扬说的一天一地，就是邻庄外县都当了一件异事传说。一个说成十个，瞎话说是真言。果不然动了那二位乡约的痴心，使人与他说道：“如今朝廷因年岁饥荒，到处要人捐赈。杨春是什么人！掘了这几十万的金银，不报了官，却都入了私己。每人分与我们千把两便罢，不然，我们具呈报县，大家不得！”

杨春听见，慌做一团，悄悄的去与狄员外商议。狄员外道：“我说这两个不是好人，果不其然！论我倒也合他两人相知。他如今待吃肉哩，就是他老子一巴掌打了他的碗，他待依哩？你若说输个己，给他些什么，少了又拿不住他，多了这又是‘大年五更呵粘粥，不如不年下’了。且是一个降动了，大家都不要指望。要不，你只推我，你说：‘我得的是甚么，你只问狄宾梁去。’你叫他问我，我自有话答对他。”

乡约等不见杨春回话，又叫人传了话来，说：“你叫他到城里去打听这大爷的性儿。只听见乡约放个屁，他流水就说‘好香，好香’，往鼻子里抽不迭的。我申着你掘了一万，你就认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两，只怕这一两也还要你认。你叫他仔细寻思，别要后悔！”

① 打伙子：大伙儿一起。

杨春道：“我的个地铺子已是卖出去够半年了，从那些年俺爹手里埋了一小坛子钱，迷胡了寻不着，上在卖契里边讲过，掘着了，仍还原主。昨日狄官人移玫瑰花寻着，还了我，脱不了那坛子合钱都见在。要是几千几万，可也要屋盛他；我除了这两间草房，还有甚么四房八挖拉①哩？要说叫我摆个东道请他二位吃三杯，我这倒还也擎架的起；成千家开口，甚么土拉块么？”来传话的人把他的话回了乡约。那乡约说道：“你叫他长话短说。若说每人一千，就是唬虎②他的话。我听的他实得了三四十吊钱，够二百多两银子。叫他每人送俺五十两，这是银子，合俺平分；那钱叫他自家得了罢。若再不依，这就叫他休怪了。”

杨春听见，又去与狄员外商议，狄员外沉思了一会，说：“这事按不下。这两个人，你就打发了去，后边还有人挟制，不如他的意思，毕竟还要到官，如今爽利合他决绝了罢。”杨春说：“他打哩真个申到县里，那官按着葫芦抠子儿，可怎么处？”狄员外说：“你昨日说这钱是你爹埋下的，文书上写的明白。这话回的他好，你往外不拘到那里都依着这话答对就好。”

杨春听了这话回去，自家先到了秦继楼[家]，说：“你要紧费[心]，那年俺爹埋了罐子钱，迷胡了寻不着。昨日卖这地铺子，文书上写的明白，狄官人移玫瑰花掘出来，还了我，这都是仗赖二位约长的洪福。我明日治一根菜儿，家里也没去处，就在前头庙里请二位约长吃三钟。要肯光降，我就好预备。我还没去见李约长哩。”秦继楼说：“你没要紧费这些大事做甚么？留着添上好使。俺吃你两钟酒，堵着颤子，还开的口哩？你得的你爹的钱，又没得了

① 挖拉：旮旯，墙角，亦作“耽拉子”。

② 唬虎：“唬”同“嚇”，“虎”同“唬”，“唬虎”即“嚇唬”。

别人的，罢呀待怎么！只是这们大事，俺不敢不报，这大爷的耳朵长多着哩！你请李云庵，请与不请，他去与不去，我可不好管的，你可别为我费事。我倒[不]为没工夫，实是不敢枉法骗人酒食。”杨春说：“你老人家是个约正，我不与你讲通了可，怎么去合李约长说？”秦继楼说：“你只管合他说去，怕怎么的？各人的主意不同。打哩他有没甚么话说，我没的好合你为仇？落得河水不洗船哩。”杨春说：“我再去见李约长，看他有甚么话，我再回来。”

杨春又到了李云庵家，李云庵说：“贵人踏贱地呀！可是喜你平地就得这万两的财帛。流水买地，我替你分种地去。”杨春说：“甚么万两的财帛？坯块么？万两财帛！那狄官人怕银子咬手，他不留下，都给了我？我治了根素菜，明日在前头庙里曲待二位约长到那里吃三杯。我刚才到了秦约长那里，他说他没有主意，单等着你老人家口里的话。你老人家只吐了口，肯去光降，他没有不去的。”李云庵说：“你看这秦继楼的混话！他倒是约正，倒说等着我！你会做好人，把恶人推给我做。我合你实说：他合我算计来，开口每人问你要五十两，实望你一共四十两银子也就罢了。你要不依，俺申到县里，就完了俺乡约的事了，只看你的造化。大爷信你的话，说这是你爹埋的，不问你要，也是有的；按着葫芦抠子儿，这也是定不住的事。一似这摆酒的话不消提。”

杨春领了一肚子闷气回去，仍去合狄员外商议。狄员外说：“你去了，我又寻思，百动不如一静的。叫他弄到官儿手里，没等见官，那差人先说你掘了银钱，肯你一个够。官说你得的不止这个，掐着一五一十的要。你没的给他，刑拷起来，也是有的。要不然，你出些甚么给他也罢，难得只叫乡约堵住颗子不言语，别的旁人也不怕他再有闲话。那乡约为自己，他自然的照管他。可知得多少